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 第十回 父子相逢俱不識 祖孫會合暫開顏

話說吉扶雲，更名改姓叫周孝，蘭生又叫了卞興祖。真是父子相逢對面不識，又因各人找尋父母。亂後雖樂，心中俱有萬千愁緒，彼此相憐，同到揚州。不期卞興祖走入門去，許久不出，吉扶雲等得心焦。因暗想道：「我這人，怎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我與他止不過萍水相逢，他尋他的父母，我尋我的父母，各人行各人的孝念。他一個少年人，有何定准，他今不出來，我又何苦在此等他，誤了我的正事。」因定了主意，遂不等卞興祖出來，競出門大踏步而去。正是：相逢不識面，識面不相親。

顛倒亂人意，方知別有因。

卞興祖在內，拜認了祖父母，真是歡喜無限。吉存仁老夫婦見了蘭生，恁般長大，又且成名，雖是十分歡喜，歡喜之際，卻又添無限悽慘之容。蘭生見了，忙跪下道：「孫兒不肖，然已叨黃印，只因未識源頭，上表棄職，得蒙聖恩准允，不辭千里之遙，得倖今日拜識了祖父母，實乃萬千之幸矣。怎祖父母見了不肖孫兒，不以為歡，反生悲感之態。莫非怪孫兒來遲不孝之罪麼？」吉存仁老夫婦聽了，一齊立起身來，捧定了卞興祖大哭道：「你今歸宗耀祖，真乃吉門大幸，豈有怨責於汝。但我兩人，見鞍思馬，睹物傷心。你今只認了祖父源頭，卻不識生身面目。豈不是你我團圓尚隔著一層，怎不叫我兩口兒傷心悲痛。」卞興祖聽了，一時毛骨悚然，不禁慟哭道：「孫兒初時不識祖父母並生身父親，遠離他鄉。及至京師，榜上知名，拜識了叔父，說我父親尚在。今識了祖父母，自然有孫兒的父親。方才祖父母這等說起來，卻是孫兒的父親還沒有下落。既沒有下落，則死生存亡，俱未可知矣。叫我做孫兒的好不命苦。如今只求祖父母，將孫兒的父親當日因何事出外，近來可有消息，好使孫兒尋遍天涯，同生一處，志願足矣。」說罷，大哭在地。

吉存仁老夫婦聽了，用手攙他起來，邀將昔年家門不幸、遇赦遠遊，細細說知，道：「後來有人傳說，你父親得隨一個大商人進京，以後數年杳無音信，使我二人日夜愁腸萬結，又虧得你叔父能繼書香，又不幸中之幸矣。你今要行孝念，尋訪天涯，這也難得，只是尋訪之時更兼尋訪你的母親消息，倘僥天幸，得能無恙而歸，則又萬幸矣。」卞興祖聽了，大驚，問道：「這又奇了。當初你孫兒三歲出繼，已說母親亡故，無人撫養，現有出繼文書可據。忽今日祖父母又叫孫兒尋訪母親起來，豈不又是一件大奇之事。」說罷，遂在衣底內取出過繼文書，與祖父母看。吉存仁看了道：「孫兒有所不知。今日就是你父親回來，也只認你母親亡故多年了。」遂將易氏弟兄威逼投河，假死陷害，又細細說明道：「後來有人傳說，你母親虧得一個商人妻撈救，收為義女，遠去口口口口口，你去尋父親，兼尋你母。」卞興祖一時聽得明白，方才驚驚喜喜，說道：「孫兒今日方知有母親矣。」吉老夫婦叫他入內歇息，卞興祖道：「孫兒有個朋友在外，與孫兒是一樣，要找父母的，請他進來，明日做個伴兒也好。」說罷，遂急急走出來尋，已不知去向。正是：

尋親孝子口哀哀，見面緣何反折開？

若不拈拈還揣揣，有何佳話教人猜。

卞興祖問明了祖父母，真是一喜一憂。喜的是祖孫會合，父母俱存；憂的是年代久遠，未卜存亡，天涯海角，何處根尋。故此終日疑疑惑惑，只得侍奉了祖父母月餘。尋親念切，只得拜辭出門，東尋西訪，並無影響。

一日，在路尋思，暗想道：「我父親跟隨大商人進京，我在京中如何曉得。若是曉得些影響，尋著了也不可。如今我又出京，來到此地。若又進京，我又上過尋親表章，倘被兩衙門知道，只說我潛匿京師，殊屬不便。」又想道：「我母親當日投水，得人救免。我想投所去不遠，就是救去，亦不過咫尺，百里之間必定好尋，與父親不同。」忽又想道：「若在咫尺百里之間，我母親隔一年半載，見沒有是非，豈不想回家之理。萬一被撈救之人帶去遠了，就是住在人家，倘若房屋遠，朱戶重門，叫我怎麼找尋，何處問信？豈不比父親更難尋訪了。這怎麼處？」一時想到這個田地，直想得無可奈何，只得尋店安歇。

卻見店主婆叫了一個貨郎進去，買些零碎之物。他看在眼內，到了夜間，回想道：「我父親跟隨商人，所以去遠。我母親是個商妻相救，我想商人妻焉有去遠之理。就是去遠，料想不過千里之地，同在一省，也還好尋。若慮難尋，我今日見這賣貨之人，俱是婦道所用之物，可以入內。我今何不權作貨郎，挨家尋訪，直達內室，自然有個消息頭緒也不可。」遂想定了主意。到了次日，身邊有的是銀子，遂央店主人買了一個竹籠，買了許多蘇貨等物，又刻了一方小印兒，上面刻著蘇州貨郎吉蘭生。店主人見了，問道：「你說蘇州貨郎，說話卻是陝西，又不像個生意人，如何做得這件生意。既要在這地方做生意，也要得個人指點才好。」卞興祖哭道：「我原不為生意，也不在一處貨賣，只要尋我的父母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前日有一位客官在此，也要尋父母，父母尋不著，到被父母尋去了。怎麼你也要尋父母。」卞興祖忙問道：「這人何等樣人？怎麼有這等湊巧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這人口口口口口口口山東流賊，在京做了大官，如今請旨尋親，恐怕騷擾地方，故此私行訪問，一時無處尋訪。虧他父母曉得，著人四下找尋，才找著去了。」卞興祖聽了，只不好說出自己也是請旨尋親。遂又問道：「他父母是那裡人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是徽州人。」卞興祖遂不再問，因而背了竹籠，到各處尋訪不題。正是：

走盡羊腸路，沿門作貨郎。

可憐衣紫客，只為覓爹娘。

你道店主人說的是誰？原來就是汪百萬。當日汪百萬在京，聽見了江南亂信，與兒子汪萬鍾分別，急急趕到家中。幸喜家中平安。此時家中早已報中了，汪萬鍾中舉人、中進士，又做了狀元，門前旗桿、匾額赫然炫耀，汪百萬見了，時時傷心。你道為甚緣故？只因自己的兒子納監京中，不期暴病身死，將吉扶雲做了繼子，頂名入監、中舉、中進士以及狀元之事，俱瞞得水洩不漏，外人絕不聞知，即有家信到家，也不說明。故此連妻子也不曉得兒子死的緣故，只認在京做官未回。

這日，汪百萬到了家中，孺人接見之後，就使侍女請出素娥出來拜見，汪百萬隻說是自己的媳婦，及至堂中，朝上拜見，卻不是媳婦，是一個不識面的女子，口稱女兒拜見父親。汪百萬聽了大驚，只叫：「請起，這位何人？」汪孺人道：「朝奉坐了方好細說。」遂將素娥從前始末，細細說明，「已作親女。我屢次著人到蘇州打聽，一時再訪問不出，大約年久無人，將來也要完他終身之事。你的媳婦，不幸已於前月得病身亡。我兒萬鍾回來，只好與他另尋一頭好親事罷了。」汪百萬聽了，一時苦在心頭，只得落了幾點淚珠。強掙說道：「怎我家門不幸。且喜有女，將來不致寂寞。」說完，早有幾上人報人道：「府裡太爺與縣裡大爺俱來拜賀，不久到門了，請朝奉準備接見。」孺人同素娥連忙入內。自此，大小官員以及親戚朋友，日日拜賀。汪百萬忙亂了多日，方才安逸。正是：

趨炎附勢萬千般，仰望終身作泰山。

但得主翁欣笑日，奴顏婢膝不辭艱。

汪百萬遂將家事料理一番，已著人暗暗打聽汪萬鍾消息。已曉得成了大功，進京覆命。知他王事在身，不敢來家看視。及至有人報來，說「汪萬鍾請旨尋親養親，已出京了。」汪萬鍾得了這個信，不勝著惱。因暗想道：「原來這畜生恁般無禮，他今得第身榮，竟要尋他親生父母養將起來，將我撇在腦後，全不想這富貴從何而來。若不虧我照料，此時已做溝渠餓孽久矣。現今他頂著汪萬鍾名字做官，只消我到京中，說他欺君背義之罪，其罪不小矣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我要處他何難，只是我久已做了封君，受人趨奉。若將此事傳開，依舊做個商人，豈不盡棄前功。」遂想來想去，一時再想不出甚麼好算計來，終日在家納悶。汪孺人見了，再三詢問，汪百萬隻得跌腳痛哭，悄悄說出兒子已死，繼承頂名萬鍾，如今成功，富貴已極，細細說出道：「他今只尋他的親生父母，全不念我恩情，豈不是忘恩負義。我今欲要處他，外面久已曉得狀元是我的兒子，怎好更改，被人笑話，這怎麼處？」汪孺人

聽見自己兒子已死，也就暗暗痛哭了一番。